

如何避免一场中美战争

作者:纪思道

在1914年夏天,几乎没有人想要战争,也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一场大战。那年春天,我的祖父母在奥匈帝国的利沃夫举行了婚礼,我看着结婚照上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一场灾难很快就会抹去他们的国家,粉碎他们的生活,并最终让家族的一支逃往新世界。

今年,我有时会担心我们再次过于轻视未来冲突的风险。而未来10年或20年中,或许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与中国的战争。虽然双方都不想开战,但双方现在都承认,冲突可能正在逼近,并且正在做出相应准备——这一切都在引发对方的猜疑并助长军备竞赛。

是时候让双方都深吸一口气,从口号和象征性的攻击中各退一步了。这些口号和攻击团结了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但也增加了全球性灾难的风险。近日,中国对美国热情欢迎台湾总统的回应是向台湾附近派遣创纪录数量的军用飞机,这一情况提醒人们,风险仍然存在。

康奈尔大学的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公开地、象征性地做一些事情来对抗北京,并不一定会让台湾变得更加安全。”例如,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意在象征性地表示支持。民意调查发现,认为佩洛西访台让台湾变得更不安全的人是持相反意见的两倍。

白洁曦说,如果我们想帮助台湾,我们需要更多的威慑和更少的挑衅。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我看来,冲突的风险主要是由习近平推动的——从他在新疆的残酷镇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核武库大规模扩张。如果他向俄罗斯提供炮弹,紧张局势将变得更加严重。但美国国内政治也在走向冲突,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竞相谴责中国,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再来一场冷战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在上一场冷战中,我们和俄罗斯人成功避免了同归于尽。但在从越南到安哥拉的代理战区,数百万人在上次冷战中丧生。俄罗斯和美国之所以避免了核战争,部分原因是双方领导人都有“二战”的记忆,这让他们保持谨慎;我担心,今天,就像1914年一样,双方的过度自信和短视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导致局势持续升级。

无需提醒我中国有多么残暴:1989年6月,我就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人民解放军向我身边的人群开火。但我也看到,相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国家,中国让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并且极大地改善了教育和健康。我们美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北京出生的婴儿也许无法期待参与有意义的投票或言论自由,但是他们的预期寿命比华盛顿特区的新生儿多出七年。

当我说我们必须彼此对话时,我并不是在淡化美国的担忧。我是对TikTok持谨慎态度的人之一,因为它有被用于间谍活动的风险。但我也知道,美国同样利用私营企业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当中国在2000年购买一架新的波音767作为等同于“空军一号”的飞机时,美国官员在机上植入了至少27个窃听器。

我认为美国应该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比如中国公司肆无忌惮地向墨西哥出口被用来制作芬太尼的化学品。这种源自中国的芬太尼每年杀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难理解这么多人的死亡为何没有在双边议程上占据更高的位置。

但我们也需要谦逊。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美国的政界人士、制药公司和监管机构本身就制造了灾难性的失败。为什么我们应该期望中国领导人比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更关心美国年轻人的生命?

激烈谴责不是一项政策,它疏远了普通中国公民,待习近平离场之时,他们才是那个国家最大的希望。这是一场持久战。

反华言论和过分的安全担忧加剧了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让华人感到自己在美国不受欢迎——这伤害到了我们所有人。2020年,美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中有17%授予给中国学生,这表明美国一直是人才外流的巨大受益者。但现在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深感不安,61%的人表示他们考虑过离开。

我支持拜登总统为支持美国工业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为加强西太平洋军事准备所做的非凡努力。但我们要认识到,在加强美国对抗中国的实力上,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与军事无关。

最重要的可能只是解决美国的功能失调——从成瘾到儿童贫困以及我们失败的寄养制度——并投资我们的教育系统,从而培养更强大的公民和更强大的国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的,而不是暴躁的民族主义——而这也是我们应对中国挑战的最佳方式。

(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美应如何缓和紧张防止冲突与战争

张浚生 (Zhang Tuosheng), 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

拜登上台后,美方先是提出了所谓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遭到中方反对后对第三条有所调整,提出“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并日益强调在坚持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建立护栏,保持与加强危机沟通,开展必要对话,避免双方发生冲突与战争。

对此,中方应怎样认识和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我认为,第一,拜登政府希望适当缓和和对华关系、避免军事冲突与战争的意愿是真实的。美国有在冷战中与苏联既竞争对抗又对话缓和的经历。当前,面对中方对美方打压的坚决斗争及中美关系对抗因素的急剧上升,拜登政府认为在坚持进行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战争符合美总体与长远利益。

第二,美方将建立护栏,建立与加强双边危机管理机制,作为避免中美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工具。在美苏冷战初期,两国关系曾险象环生,三次柏林危机及频繁的海上摩擦与突发事件使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大,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使美苏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此后,美苏开始建立包括热线在内的各种危机管理机制,达成《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INCSEA),举行战略稳定对话,逐步开展核军控裁军。直至冷战结束,美苏双方始终未发生任何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在冷战中的经历使其在大国对抗中有很强的危机管理意识。

第三,拜登希望适当缓和和美中关系与其战略思维、执政风格及从政经验有重要关系。拜登是典型的建制派领导人,他更看重价值观、言辞、外交之战,更重视同盟关系而非直接军事对抗。拜登还对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现的多种严重矛盾深有体会,认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首先要从修补、加强国内基础做起。此外,拜登的执政团队与拜登的安全战略理念基本一致,能较为忠诚地执行其安全理念与政策。

第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希望中美关系能有所稳定和。虽然美国的主要盟国已越来越向美倾斜,但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仍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性。然而,一旦中美爆发冲突与战争,选边站和两级对立世界的出现将无法避免。美国要维护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不能不考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

第五,美对华缓和和政策存在尖锐的内在矛盾。美国既要坚持打压中国、不断挑起危机,又要建立护栏、避免冲突战争,这使美中缓和紧张关系困难重重,以致中方一直批评美方是说一套做一套。可以预见,未来中美关系即使有所缓和也将一波三折,难以在较短时期内出现较大的缓和与改善。



来,使之对两国规避危机和防止危机失控引发军事冲突与战争发挥重大作用。否则,无论是在台海、南海还是朝鲜半岛,无论是在网络空间还是太空,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即使未走向战争,中美敌对、全面脱钩及陷入冷战的恶果也将接踵而至。此后,两国要想缓和稳定关系将难上加难,并将付出成倍的代价。而如果爆发战争后果则更不堪设想。

为此,中方特别强调中美双方须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认为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美国则强调须保持危机沟通机制与对话,特别是两军对话,强调遵守双方制订的海空行为准则,防止发生意外突发事件。我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中美才可能避免冲突战争并启动双方关系缓和的历史进程。

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有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一是如果不能尽快把两国关系的安全与防护网或护栏建立起来,中美将有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这是双方应全力避免的最坏前景。

二是如果两国能开展并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与危机管理,双方将可能避免冲突战争,并早日开启缓和进程,通过10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逐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竞争-合作关系。这是一种较好的发展前景。

三是经过更长时期的共同努力,协调合作重新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开展良性竞争,中美形成合作-竞争关系,实现中方倡导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长远目标。这是两国关系的最佳发展前景,中美双方为之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摘自中美聚焦网)

◆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